



聯合國



Distr.
GENERAL
S/10689
8 June 1972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安全理事會

黎巴嫩常駐聯合國代表
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關於以色列常駐代表致你的信——該信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已作為安全理事會正式文件散發(S/10683)——我奉本國政府命令謹向你陳述下列各點：

以色列常駐代表指是黎巴嫩共和國前任總統夏爾·埃盧先生和現任總理薩埃·薩朗先生所講的話，必須先加以更正。

和以色列常駐代表所說的相反，黎巴嫩日報《生活報》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並沒有刊登過埃盧先生的任何講話。我甚至

被授权正式通知你：本国前任国家元首从来沒有作过像特科阿先生所说那样的讲谈。

《生活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曾提到一些据说在早一日磋商组织新内阁时曾经向各议会集体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确实和巴勒斯坦组织有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即使问题的问话方式——是像以色列常驻代表所引述的那种讲话的。特科阿先生显然过份选用原文，将它们歪曲到完全变了意思。他这裡剪一句，那裡剪一句，然后将它们併在一起，变成肯定式的句子，说是我国前任国家元首说的。

《生活报》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不是七月一日——曾经刊登过埃卢总统的一篇文章。其中找不到以色列代表所引述的讲话的任何痕迹。相反的，埃卢先生在文告裡谴责以色列的方法和意图。他说：“三十年来，我一直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

动。在以色列还未产生以前,我就谴责不能让它存在。我曾经揭穿它的计划,暴露它的行动方法和意图。”

引述讲话不信不实,对现任总理萨埃·萨朗先生被指所讲的话,也是一样。萨朗先生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并没有像特科阿先生所说那样讲过:“我们始终尽力帮助我们的敢死队兄弟们,并尽我们所有供应他们。”有一次,公安部队和巴勒斯坦份子发生衝突,事后他说——全文照国家通讯社报导——:“我遗憾地看到在这个国家裡面竟有一些份子,有意扰乱治安,破坏平民的安宁。我们愿意尽力帮助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但是违反这个国家现行法规的人,将要按照这些法规来处理。”

以色列常驻代表以他本国政府的名义和奉他本国政府的训令作出这种举动,无疑地是向安全理事会说明应该怎样相信以色列的来文,尤其是刚才致理事会的一件来文。

以色列欺诈的另一事例是责怪黎巴嫩未曾同化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那不但违反联合国的各项正式决议,而且违反那些有关人民的意愿和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问题的根本是,以色列在所用以辩护其不良动机的言论中,主要是使用下列方法:

- (一) 它无视,或假装无视,它的政策现在,而且将来仍然是蔑视联合国关于难民和关于占领领土或神圣处所的各项决议;
- (二) 它无视,或假装无视,由于它最初的征服和以后的扩展,它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暴乱的根源,对于暴

乱牵动的残酷的连锁反应也应该由它负责。

为了逃避应归它担承的责任,特别是为了要把责任推卸于黎巴嫩,以色列把历史分成断片,任意选择所以引起区域内发生的或此或彼的可悲的爆发事件的事实的变迁、阶段或日期,以便作为捏造荒谬指控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它的所有一切的指控只是为了一意要用一种不完全的、偏袒的,总而言之,错误而不真实的说法来表达事实、意向或文本。

一般而论,除非一点一点的提到这些谬误史实,否则怎可能相信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这两方中,各种暴乱必然要黎巴嫩负责?事实上,黎巴嫩对暴乱是非常痛心的,因为暴乱不但违反它的政策,而且也违反它本身存在的理由和它把人道和博爱综合在一起的意旨。怎样可能使人不怀疑以色列?这个国

家的结构就是以不容异己为基础,而且它的存在亦是建筑在征服上面:以色列现在诉苦说,这种征服遇到反抗,以色列现在特别指责黎巴嫩没有作为它的帮凶,利用同化办法或利用武力去帮助它消灭那些被赶出家园逃难在黎巴嫩领土的巴勒斯坦人。

事实上,以色列的宣传运动和恐吓,只不过是替世界各国人民培养一种情绪,以便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新的侵畧。这种侵畧如果真的发生,必然使这个令我们区域分离破碎的悲剧更为扩大。它破坏正义和和平基础;对于这种破坏,国际社会必然会觉得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安全和自己的将来都受到损害:黎巴嫩所获的经验可以贡献给人们,作为这个将来的予兆。

请你将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使

(^大签名) Edouard Ghorra

(爱德华·古拉)